

“桓夫人善书”考

张金梁

摘要:在明清以后的书法史著作中,有一位女书家“桓夫人”,经考定其原本是《墨薮》评书中的“桓玄”,后由《书苑菁华》误录为“桓夫人”及《书史会要》臆断为唐代人而来,从而使这位由笔误诞生出来的“桓夫人”,露出了庐山真面目。

关键词:桓玄;桓夫人;善书

中图分类号:K207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9-1017(2009)05-0072-04

由于中国古代存在着重男轻女现象,女人不能入仕为官,所以在历史文献中能为女子立传者很少。明初陶宗仪所著《书史会要》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法史著作,在全面收集评论历代书家的同时,也力所能及地将历史上的女书家收录其中,为人们了解古代妇女书法提供了很大方便。从收录的女书家的特点看,基本有两种情况:一是出生或嫁于豪门贵族、达官名士之善书女子;二是有传奇色彩的名妓艺女,如《会要》卷5唐代书家中就收录了柳夫人、崔夫人及艺妓薛涛、曹文姬等8位女书家,又在卷9补遗中收录了上官氏、桓夫人、封夫人、白氏、关氏、杨夫人6人。在这些被收录的女书家中,都是对她们的身世作了直接或间接的交待后,再论其书事的,如“杨夫人,柳柳州宗元室,善翰墨。”“白氏,名金銮,居易女。年十岁,忽书《北山移文》示家人,居易以终南紫石刊之”,虽言语简单却也清楚了,唯有“桓夫人”条有异常理,其文曰:“桓夫人,善书,评者谓‘如快马入阵,屈伸随人。’”^①从语句中难以窥见桓夫人之家族背景,令人略有所失,于是有必要对其进行考证之。

一、关于“快马入阵,屈伸随人”的问题

遍查记载唐人的文献典籍,没有找到关于女书家桓夫人的任何资料。但通过分析《书史会要》关于论述“桓夫人”书法的语句,可以肯定被评者决

非等闲之辈。这是因为从古人所留下来的评书看,带有“评者谓”的被评书家,大都是在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,“评者”也应是当时的文化名人。那么这样一位如此重要的女书家,怎么能没有家世记载和作品著录等资料流传于世呢?于是我们有必要从“评者谓”的内容作为切入点,进行深入研究,以求有所突破。

通过审视众多的古代书法文献,我们发现最早用“快马入阵,屈伸随人”来形容书法的,是《墨薮》卷1“又评书”中的一则评论,其曰:

桓玄书,如快马入阵,屈伸随人也。^②

《墨薮》旧传韦续所著,宋郑樵《通志》卷64记为“《墨薮》五卷”,没载何人所著;《宋史·艺文志》卷220记为“《墨薮》一卷”,也没有编撰人姓名。《四库全书提要》曰:“《墨薮》二卷,旧本题唐韦续撰,续不知何许人。是书《唐志》亦不着录,惟《文献通考》载《墨薮》十卷,引晁公武《读书志》曰:高阳许归与编,未详何代人。郑氏《书目》只五卷,又引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曰:不知何代所集,凡十八篇,又一本二十一篇。……书中所记止于唐文宗柳公权事,当出于开成后人,然题为韦续,则不知其何所据也。”由此可知,《墨薮》一书存在着诸如内容、编撰人及卷数等不确定问题,但人们认为此书成于唐末的口径颇为一致,《四库提要》将其定为“开成后人”所为,颇有道理。近人余绍宋《书画书录解题》卷8,对此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:“是书杂辑前人论书短篇而成,非由自撰。其所辑诸篇,不尽着撰人姓氏,最为疏失。”“第一篇《五

① 明·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,《中国书画全书》3册,上海书画出版社,2000年,第86页。

收稿日期:2009-05-08

作者简介:张金梁(1957—),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。

② 唐·韦续《墨薮》,《中国书画全书》1册,第15页。

十六种书》，或为自纂。”“第八篇《梁武帝书评》、《又评书》，皆伪作。”^①余氏认为《墨薮》“第八篇”为伪作，容易产生误会，应该特别说明。在此余氏所谓的伪作，不是说后人伪韦续之作，而是说韦续所收之《书评》是前人伪梁武帝之作，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研究的较多早有定论，故而不加深论。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，《墨薮》“第八篇”中实际由两个独立的内容组成：一是《梁武帝书评》，二是《又评书》。若按照《墨薮》为编纂前人著作而成之论，“又评书”之内容也应是集前人评书而成。“又评书”共收入16位书家，其顺序是：虞世南（唐）、欧阳询（唐）、孔琳之（刘宋）、萧子云（齐）、褚遂良（唐）、张越（刘宋）、卫夫人（晋）、桓玄（晋）、傅操（刘宋）、王羲之（晋）、李斯（秦）、稽康（晋）、宋文帝（刘宋）、陆柬之（唐）、王绍宗（唐）、程广（唐）。论述从唐人开始，中间包括秦、汉、晋、刘宋等，而以唐人结尾，杂乱无章，混乱至极。其文体明显模仿传《梁武帝书评》，而评书之语大多数难寻出处，有否自撰，不得而知。

宋初仁宗时刻《淳化阁帖》10卷，卷5“诸家古法帖”有“隋僧智果书”，其内容是传《梁武帝〈评书〉》，被评者中便有一则，其内容曰：“桓玄书，如快马入阵，随人屈伸，岂须文谱。”^②显然与“又评书”中的“桓玄”条相符合。关于智果书法，黄伯思认为是伪托，其《法帖刊误》卷上论曰：“写此者，字法局束天然太少，疑非智果书。果号得右军骨，借誉浮其实亦不至尔。”^③姜夔也认为“果书如此，未为高古。”^④而米芾在《评书》中则谓：“僧智果书，虽骨气清健，大小相杂，如十五贵人谓偏性，方循绳墨，忽越规矩。”其正是针对《淳化阁帖》中智果之书所论，显然是当真迹来对待的；明杨慎《墨璫琐录》卷2曰：“智果书，合处不减古人，然时有僧气，可恨。古人所以贵于人品高也。”^⑤也认为其为真迹；清冯班《钝吟杂录》卷6则直接批评黄伯思不懂书法，所以得出错误的结论：“黄长睿疑智果书不真，此不习南朝书法也。”^⑥不难看出，两种观

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，直到今天也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。关于《淳化阁帖》中智果之书，其书法艺术性米芾所论颇为中的，可以看出其是一位众体兼善功力深厚的书家所为，虽“未为高古”，然也没有半点唐中后期人之习气。假若是伪托之作，也只能产生在太宗提倡王羲之书风的唐初时代。所以我们认为，传智果所书的《梁武帝〈书评〉》要比唐“开成后人”所作的《墨薮》早的多，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宋人比较重视文献编纂活动，在书学方面出现了两部重要汇编：一是北宋朱长文的《墨池编》；二是南宋陈思的《书苑菁华》，其成为继唐代《法书要录》之后的重要书学丛书。此二者皆收录《梁武帝〈书评〉》，但内容稍有出入。陈氏所收录内容为二十八，是从《墨薮》而来；朱长文收录者内容较为复杂，其案曰：“旧有《梁武帝〈书评〉》，皆不论次，乃以两本会而录之，随其世次之先后，故书言从汉末至梁三十四人，一云二十八人，今得三十有八，事远未遑深考，艰于去取，姑并存之，其间有数人无闻者，岂当时可观而后无传邪？然亦虑简札之误云尔。予既录此，又阅袁昂《古今评》普通四年所上，大率相类，岂武帝取昂之言而为己辞耶？或传写者混淆而致然耶？予未得善本为之较定也。”^⑦朱氏为北宋时人，比苏东坡小一岁而早去世三年，是当时声誉颇隆的学者，他认为《梁武帝〈书评〉》可能是梁武帝取袁昂《古今书评》之语稍加改动为己辞，或传抄者将梁武帝与袁昂张冠李戴而成，颇具慧眼。他当时看到的版本有两种：其一所评34人，即《淳化阁帖》所收智果之书者；其二所评28人，即《墨薮》本。朱氏将二者会而录之得38人，于是世上又产生了第三种版本。由于朱长文所处年代去唐末不远，很可能在《墨薮》编纂的年代，朱氏所说的两种传《梁武帝〈书评〉》的本子就存在，而《墨薮》收入了一个流传较广且认为比较可信的本子。但其在收录前人零散书评成“又评书”时，又将“三十四人”本中“二十八人”本所无者，进行了适当的采纳。对比可知，其中有两则书评来源于此，现将两文分别抄录如下：

程旷平书，如鸿鹄高飞，弄 颀颀；又如轻云忽散，乍见白日。（智果书《梁武帝书评》）^⑧

① 余绍宋《书画书录解题》卷8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11、12页。

② 宋·《淳化阁帖》卷5，上海书店，1984年。

③ 宋·黄伯思《法帖刊误》卷上，四库全书本。

④ 宋·姜夔《绉帖平》卷4，四库全书本。

⑤ 明·杨慎《墨池璫录》，《中国书画全书》3册，第802页。

⑥ 清·冯班《钝吟杂录》，《历代书法论文选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552页。

⑦ 宋·朱长文《墨池编》，《中国书画全书》1册，第249页。

⑧ 《淳化阁帖》卷5，上海书店，1984年。

程广书，鸿鹄弄翅，颀颀飞翔。《（墨薮）》^①

桓玄书，如快马入阵，随人伸屈，岂须文谱。《（智果书《梁武帝书评》）》^②

桓玄书，如快马入阵，伸屈随人也。《（墨薮）》^③

对比上面文字不难发现，《墨薮》在收录原文时进行了改动，程氏一则尤甚，对评论书法方面的文字改动可以理解，然而将“程旷平”错录为“程广”，使书家名字面目全非就不可原谅。比较而言，桓玄一则改动微小，只是把原文中的“岂须文谱”去掉，将“随人伸屈”调为“伸屈随人”而已。

桓玄之人在《晋书》中有传，其官至义兴太守，后篡晋僭号伪楚，被刘裕诛之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叛逆之臣。桓玄酷爱书法，富收藏喜临池。虞龢《论书表》载：“桓玄爱重书法，每燕集辄出法书示宾客，客有食寒具者，仍以手捉书大点污，后出法书辄令客洗手，兼除寒具。”^④后人传为美谈。《晋书·王献之传》则指出了桓玄书法的学习对象：“桓玄雅爱其（献之）父子书，各为一帙，置左右以玩之。”^⑤桓玄于书法颇为自负，王僧虔《论书》曰：“桓玄书，自比右军，议者未之许，云可比孔琳之。”^⑥张怀瓘《书断》谓桓玄书法：“尝慕小王，善于草法，譬之于马，则肉翅已就，兰筋初生，畜怒而驰，日可千里。”^⑦通过这些评论，不但能看出“快马入阵，屈伸随人”与桓玄书法风格的一致性，而且还会发现，《书断》也以马喻桓玄书，二者可能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。

二、从晋“桓玄”变为唐“桓夫人”

在宋陈思编纂的《书苑菁华》20卷中，《墨薮》的内容大都被收录之，为了避免重复，《书苑菁华》只将其没有归属的两部分内容分别注出：一是将《墨薮》“五十六种书第一（并序）”收录在《菁华》卷3的“书体”部分，篇名定为《五十六种书并序》，署著者韦续；二则是将“梁武帝书评第五”及所附的“又评书”收在卷5的“书评”部分，并在《书

评》、《又评书》中间加入袁昂《古今书评》，而又改“又评书”为《唐人书评》，没署作者姓名。比较《唐人书评》与“又评书”内容大致相仿，也有几方面变动。首先是调整了书家混乱的状况，以朝代早晚顺序排列书家，使人读起来比较顺畅；再者是增加了傅玉、薛稷两名书家的评论，使内容更加丰富。但不知因何缘故，更改了两位书家的名字：

傅操书，金花细落，遍地玲珑，荆玉分辉，遥岩璀璨。《（墨薮）》^⑧

曹操书，金花细落，遍地玲珑，荆玉分辉，遥岩璀璨。《（书苑菁华）》^⑨

桓玄书，如快马入阵，屈伸随人也。《（墨薮）》^⑩

桓夫人书，如快马入阵，屈伸随人。《（书苑菁华）》^⑪

从上面不难看出，《书苑菁华》在没有任何交待的情况下，将《墨薮》中的“傅操”变成了“曹操”、“桓玄”变成了“桓夫人”。关于“傅操”变“曹操”，可能是因为在史书上找不到“傅操”其人，而臆断让传为善书的“曹操”取代之。考“傅操”读音与“杜操”相近，疑《墨薮》在成书的过程中，误将“杜”为“傅”。杜操是东汉有名的草书大家，被后人誉为草书之创始人，如《书品》云：“建初中京兆杜操，始以善草知名，今之草书是也。”^⑫杜氏书名很大，而《墨薮》所载传《梁武帝书评》没选其人，故“又书评”收之，在情理之中。

至于“桓玄”怎么能变成“桓夫人”，似乎令人费解，但我们仔细审视《墨薮》“又评书”原文，从中还是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，先看一下“桓玄”上面的书家，其顺序如下：

卫夫人书，如插花舞女，低昂芙蓉；又如美女登台，仙娥弄影；又若红莲映水，碧沼浮霞。桓玄书，如快马入阵，屈伸随人也。^⑬

在此我们清楚的看到，《墨薮》的“又评书”的书家中，“桓玄”条的上面是“卫夫人”。上面已经说过，《墨薮》“又评书”排列顺序非常混乱，《书苑菁华》在将其改名为“唐人书评”时，按朝代时间

① 唐·韦续《墨薮》，《中国书画全书》1册，第15页。

② 《淳化阁帖》卷5，上海书店，1984年。

③ 唐·韦续《墨薮》，《中国书画全书》1册，第15页。

④ 唐·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，人民美术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42页。

⑤ 《晋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246页。

⑥ 齐·王僧虔《论书》，《法书要录》，第20页。

⑦ 唐·张怀瓘《书断》，《法书要录》，人民美术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278页。

⑧ 《墨薮》，《中国书画全书》1册，第15页。

⑨ 《书苑菁华》，《中国书画全书》2册，第453页。

⑩ 《墨薮》，《中国书画全书》1册，第15页。

⑪ 《书苑菁华》，《中国书画全书》2册，第454页。

⑫ 梁·庾肩吾《书品》，《法书要录》，第62页。

⑬ 唐·韦续《墨薮》，《中国书画全书》1册，第15页。

作了调整,但调整后的书家排列,“卫夫人”下面就是“桓玄”变成的“桓夫人”,这自然而然的让我们想到,在古代史书中,一般将女性放在男性之后排列论述,抄录者会形成一种惯性,认为一位夫人后面可能还是一位夫人,故怀疑《书苑菁华》在抄录、誊稿、刊刻的那个过程中,将“卫夫人”后的“桓玄”无意识的变为“桓夫人”。古时编纂文集用毛笔书写,特别是部头如此之大的书籍,誊录书稿纸堆如山,校勘不精过失难免,于是便产生了这个“男冠女戴”的错误。同样后来的书法论着编纂者,对此也不加考证的收录,于是自陈思《书苑菁华》之后,被喻为书法“如快马入阵,屈伸随人”的书家出现三种情况:一种是秉承《墨薮》及《墨池编》所记为“桓玄”,如《稗编》、《珊瑚网》、《式古堂书画杂考》等;另一种则是抄袭了陈思的“唐人论书”中“桓夫人”,如《说郛》、《书史会要》、《说略》等;三是有两种说法皆收者,如《清河书画舫》、《佩文斋书画谱》、《六艺之一录》等,可以说是混乱至极。

值得一提的是,陈思不只在《书苑菁华》中将“桓玄”变为“桓夫人”,在其著述中还出现了“子冠父戴”的问题。《书小史》是陈思的另一部书学编著,卷7中有这样一则记载:“桓温,字元子,谯国龙亢人。尚南康公主,官至丞相、大司马、南郡公,谥宣武。善行草书,唐人云:温书如快马入阵,屈伸随人。”^①其中又将形容书法之语“快马入阵,屈伸随人”加在了桓温身上。桓温是桓玄之父,为官为人颇得后世好评,其书唐前很少论及,至唐后期窦泉作《述书赋》,其中有论曰:“元子正草,厚而不伦,若遗翰墨,犹带真淳。似山林之乐道,非玉帛之能亲。”^②《宣和书谱》收其行书《东道帖》,并评之曰:“温墨迹见于世者尤少,然颇长于行草,观其《收东道表》与夫法帖石刻,字势遒劲,有王谢之余韵,亦其英伟之气形之于心画也。”^③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,其书的风格以“淳”、“厚”、“遒”、“劲”为主要特征,《淳化阁帖》卷2刊其草书一帖,书风正如前贤所评,与桓玄之书“骏”、“快”风格迥异。所以说,《书小史》将韦续评桓玄之论“快马入阵,屈伸随人”加于桓温身上,显然是南辕北辙。而产生这种“子冠父戴”的原因,显然由于《书小史》中桓温、桓玄父子小传相连,无意识的错录所

致。

元末明初之陶宗仪,以撰著为终身事业,其在书学编著上与陈思有非常相似之处。如陈思编纂有《书苑菁华》、《宝刻丛编》、《书小史》,而陶宗仪也编着有《说郛》(内有历代书学文献部分)、《古刻丛抄》、《书史会要》等,其中《书史会要》9卷补遗1卷,显然是将《书小史》拓展而为之。考《书史会要》材料之来源,除正史之外,大都从宋代汇刊的丛书资料中得来,而借鉴陈思《书苑菁华》、《书小史》尤多。因所收书家数量巨大,难以逐一考证,所以承袭了前人著述中诸如窜改姓名、颠倒朝代、混淆内容等错误,如将陈思《书苑菁华》造出的“桓夫人”收录其中就是一例。《书苑菁华》在收录《墨薮》“又评书”时改为“唐人评书”就存在着较多问题,而陶宗仪在收录“唐人评书”中的书家时,由误抄产生的“程广”、“桓夫人”等人难以找到朝代归属,无奈之下便以“唐人评书”为参照物,把他们安置在唐代书家之中,于是在唐代书家中就多出了一些“不知何许人也”的书家。后来的明清书法编着《清河书画舫》、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、《佩文斋书画谱》、《六艺之一录》等无不照本抄录,现代人所编纂的各种版本的“书家大辞典”更是不加选择竭泽而渔,其中当然少不了这位具有“评者谓”的唐代女书家“桓夫人”。今天我们通过考证揭去神秘面纱,还其庐山真面貌,当然就要毫不留情的将这位唐代女书家“桓夫人”从书法史中剔出,以免继续以讹传讹。

Research on“Madame Huan Exceling at Calligraphy” ZHANG Jin-liang

(College of Humanities, Jilin University, Jilin,
Changchun 130012, China)

Abstract: In calligraphy history works after Ming and Qing Dynasty, there's a female calligrapher named “Madame Huan”. But in fact, after our research, we find that she was Huan Xuan who was a male calligrapher mentioned in *Mo Sou*. Afterwards, it was miswritten by *Shu Yuan Jing Hua*, and was arbitrarily judged by *Shu Shi Hui Yao* to be “Madame Huan” who was a female calligrapher of Tang Dynasty.

Key words: Huan Xuan; Madame Huan; Exceling at Calligraphy

(责任编辑: 闫丽)

① 宋·陈思《书小史》,《中国书画全书》2册,第555页。

② 唐·窦泉《述书赋》,《历代书法论文选》,第244页。

③ 《宣和书谱》,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版,第57页。